

迎風

卡贊切夫著

邱鉄耕 葛林譯



迎風

卡贊切夫著

邱鉄耕 葛林譯

定價 0.0010元

1961年10月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А.КАЗАНЦЕВ
ПРОТИВ ВЕТРА

根据苏联外文出版社英文本翻译

迎 风

书号 1552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45,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1/4 插页 2

196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 0.65元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幫 助	1
被控制的海濱	21
消失中的海島	39
愛 情	57
決 斗	73
迎 風	91
發 見	114
熊 仔	137
梅克薩	156
海中汽艇	183
沒有動用的筵席	200
一個象牙盞	219
轉向左舷	233
在北极夜晚的一次竞走	248
譯后記	261

帮 助

岩嘴是个小小的渔村。那里只有几栋小木房，稀稀落落地坐落在倾斜的河岸上。这条河河床宽阔，会使你想到河水泛滥过。从小木屋看过去，耸立着湿湿茨人^①的锥形的游牧帐篷。在那附近，我们可以看见停着许多雪橇，一个个都套着排成扇形的六只驯鹿。周围的苔原，是一片松软的草绿色的地毯，你的脚踩在上面，它就咯嗒咯嗒地响。

从前，在这苔原上，雪橇是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跟我一块儿坐着一架飞机来的旅伴告诉我说，冬天，四只鹿就够使唤的了——有雪，就省劲儿多了。

我们刚一着陆，我的旅伴就到北极站站长那儿采听消息去了。巴拉诺夫的飞机准备在作过冰情侦察回来的时候在岩嘴着陆，然后带我们到荒岛上去。

我们听到了马达在远处的响声。

① 苏联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阿尔汗格尔斯克省等地。人口约17,000。——译者。

一个带篷的越野汽車正向苔原这边开来。車身緩慢地爬上一个小山，然后又向低处溜下去。一忽儿又看見它爬上另一个山頂，就象一只小船航行在碧綠的大海波浪上一样。

汽車慢慢地逼近雪橇的鹿群这边来了。我們看見車輪陷进草地里。在輪帶后面留下了寬寬的一条湿印。

鹿群对这轟隆轟隆响着的大怪物却滿不在乎；显然它們已經看慣了。

汽車来到村边，在一座小屋門口停下了。一位瘦个子的青年，穿着一身棉衣从車上輕巧地跳了下来。

我迎着汽車走过去。

先跳下車来的青年已經走啦。另一个穿着工裝褲戴着一頂皺皺巴巴的皮帽的矮胖子正在忙着检查車輛。他打开盖子，不时地弯下身子，一面从他的胡子嘴里哼着一些調子。

忽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庫茲馬·安德烈耶維奇！把車裝滿油再回这儿来。”

这女人正站在房門前的台阶上。她虽然穿着一身棉袄棉褲，可是看起来还是很苗条。她帽子底下露出一縷黑头发，使我認出了她。

我想起了在靠近派特撒莫前綫上遇見的軍事測量队的隊員們。

加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認出我来了。她伸出两手从台阶上跑下来。

“你在这儿？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呀？”

“那么你到这儿做什么来啦？”我問，一面同她握手，一面盯着她那綫条柔美的下巴，漂亮的嘴唇和那一对坚定的灰色的眼睛，眼角上已經有了皺紋。

“我現在是地質学家了。”她回答我。

“你丈夫在哪儿？”

“你走了不久，他就陣亡了。”她說着就把头掉过去了。

司机把車头的盖子砰地一声盖了起来，用責备的眼光望了我一眼。

“那么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呢？”加琳娜已經平靜下来，轉过身来問我。

我告訴她我要飞往荒島去搭一只船，然后它再送我登上乔奇·賽德甫号。

“在航行季节結束以前，我要一直呆在賽德甫号船上。我要訪問許多島嶼，包括最北边的。”

加琳娜兴奋起来了。

“碰見你真运气！請替我問候万尼亚。他是那边的无綫电报务員，在苔原跟我一块工作过，后来他决心离开我們到最北边的島嶼上去了。”

我們俩坐在木头台阶上，望着那漸漸浓起来的桔紅

色的晚霞。

我問了加琳娜許多問題，一面拿眼睛瞟着她那优美的体态、她那一身棉衣和高統胶靴。

她把她作了地質勘察队队长以后第一次旅行的故事告訴了我。

越野汽車正載着她在苔原上迸发。

远远地跑在車前头的是长长的車身的影子。它超越車身，爬上一道山梁，然后消失在前面的一块黑黯的地方。

戈里亚坐在司机庫茲馬·安得烈耶維奇·杜布洛夫的身旁。

在旅途中的头几天，她跟他之間曾經有过一段不大愉快的日子。

他并不隱藏他那一肚子的怨气。“那么現在我算是有了首长啦！”他嘟嘟囔囔地說。“这就是你干一輩子活儿掙来的，机械員杜布洛夫！現在人家得教給你在苔原上怎么開車！过一会你还得下車去跟盘儿碗儿打交道去呐。”

加琳娜正式宣布过大家都要輪流燒飯。杜布洛夫也不例外。他一声不响地执行着她的命令，誰也不看，好象他很替自己难为情似的。

“我只能凭着指南針来指点个大概的方向。庫茲馬·

安得烈耶維奇，”加琳娜說着就爬進了車子，“至于在苔原上怎樣揀好道走，那你還是比我內行得多。”

杜布洛夫急速地朝着他的領導瞟了一眼。他們的車子正朝着太陽前進，陽光照得他們直眨巴眼。

“就是這麼回事，終歸她還懂得一個機械員該是個什麼樣的人。”

這一隊里的第三個成員是萬尼亞，無線電報務員。這次旅行對於他，跟對加琳娜一樣，是頭一次嚴重的考驗。他能擔任着這個無線電聯絡員的職務，覺得很驕傲。

他可不象杜布洛夫那樣，他立刻承認了他的領導的權利。甚至他對她的注意都顯着有點過火了。他身材稍矮，滿臉雀斑，下巴上剛開始往外鑽茸毛兒。他非常關心加琳娜，一定要替她燒飯。當加琳娜表示不答應的時候，他就著實有些傷心起來。

可是她还是禁止不住他替她干些零碎活兒。在加琳娜還一點沒想到的時候，他已經替她開好了罐頭，在他們準備睡覺的時候，她常常發現她的睡袋已經解開了。

有一天，萬尼亞讀了幾首關於女神蒂安娜^①的詩給加琳娜聽。蒂安娜比馴鹿還快，奔馳在苔原上尋找離地面有幾百碼深的奇異財寶。

加琳娜問他有沒有見過這女神的象。他老實承認沒

① 羅馬神話中的月亮女神，也是處女與打獵的守護神。——譯者。

見過。她告訴他說她的兒子如果還活着，就和萬尼亞年齡差不多大了。其實，她從來也沒有過什麼兒子；別管怎麼說，她也不可能有一個長成這麼大的兒子。

萬尼亞聽了她這幾句話，可傷腦筋了，特別是他們說話的這一天，無線電收發機忽然壞了。

他全神貫注地在想法修好無線電，但結果無效。他把它全部卸下來，再裝好，把斷了的重新焊好，轉一下按扭，又是發愁地嘆了口氣。加琳娜竭力忍耐着，不敢走近他。

“來到北極圈這地方，”杜布洛夫拿教訓人的口吻在發牢騷，“不管誰在必要時都應該懂得怎樣掉換着干別人的活。可是咱們幾個所能做的只是輪流着燒飯。”

“對啦，”加琳娜眼睛一直瞧着他說。“你應該負責教我開車，我可以教你地質學。至於無線電工程，咱們倆一塊兒學。”

杜布洛夫捻了捻胡子，什麼也沒說。

“好啦，加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第二天杜布洛夫說，“無線電收發機完蛋啦，咱們也得回去了。”

加琳娜皺起了眉頭。

“我們的任務還沒完成呢，你說基地上的人們會找不到咱們的線索嗎？最近這幾天，不管怎麼樣，無線電收發機總還斷斷續續地在工作來着。他們會想到是無線電收發機出了毛病，我們還得照常進行工作，我們也正應該

这样做。”

杜布洛夫聳了聳肩膀。可是他也同意了他的領導。

万尼亚由于自己的无能，觉得很懊喪，而加琳娜也被感动得对他溫和得多了。他們一停下来，她就让他去搜集矿石标本。

有两个月的時間，地質勘察队一直盘桓在苔原上。他們只偶尔遇到过为了躲避那难以忍受的从西伯利亚森林成群飞来的蚊虫而走近海边去的馴鹿群。

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勘察队发现了新矿藏，这就需要大規模的工程来配合。或許在下雪以前就能开工了。如果无綫电收发机不出毛病，加琳娜一定会請求加派工作队帶着必需的設備来支援；可是，現在她只得自己急速地赶回基地去。

太阳低低地悬挂在地平綫上。总是跑在前面的汽車的长长的影子，好象在摸索着前进的道路。

加琳娜想起了她那当了多年教师的媽媽，想起了克希比尼那个地方，想起了她誕生的那个漁村。

当地質学家們刚刚来到这儿的时候，这里除了苔原和群山以外，什么也沒有。可是不久就出現了象样的城市和工厂。

那时候，加琳娜把地質学家看做是照耀着未来的路标。她决心也做个地質学家。战争爆发后，她立刻到前綫去保卫自己的家乡。后来她自己也成了地質学家，她来

到了这总有一天会建立起城市的北极的荒原地带。

这可真不容易。她很幸运生长在北方，她的媽媽教给她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这对她有很大帮助。

車身被山丘給顛动得簡直要翻个儿似的。一下子加琳娜歪到車門口去了，一下子又正好撞在杜布洛夫的肩膀上。

他不时以友好关心的眼光望着他的領導。

从她帽子底下露出了一綫黑头发。她的嘴角上已有了显得疲倦的皺紋。她在想些什么呢？或許在想着剛才她同杜布洛夫談起的柏油路，或許在想她們发现新矿藏的附近将要建設起工厂和城市。

当她看到了他們終于挖掘到的豎井时，她的眼睛会閃着多么明亮的光芒啊！

杜布洛夫曾經和她頂过嘴。他也听从过她，只懂得一部分她所說的話。对啦，他决心要学地質学。四十岁并不算老。事实上他又是个机工，学起地質学来会比较容易。在北极圈，人們必須会互相替換工作。就拿万尼亚來說吧，——他是那么一个缺乏經驗的生手，可是也沒有誰能帮他一下忙。

加琳娜又斜靠在杜布洛夫的肩膀上了。汽車东倒西歪地又向左歪过去了。杜布洛夫急忙向右轉动舵輪。可是車身歪得更厉害了，最后只得停下来，車輪刹住了。加琳娜才醒过来。

“这就是大白天做梦的结果！”杜布洛夫怒气冲冲地说。

万尼亚敲着司机坐位的隔板。

加琳娜打开门轻轻地跳到地上。她脚底下咯嗒咯嗒地直响。

左前轮深深地陷了进去，已经没了车轴。

加琳娜绕着车子跑过去，一下撞着了万尼亚。他正站在左边的车轱辘旁边，车轮陷进了差不多有膝盖那么深的水里面。

“不要加快马达！”他在喊。“不然车身会陷得更深了！”

加琳娜艰难地从泥巴里拔着脚，在车周围走动。杜布洛夫把上身伸出车外。

“退回来，慢慢地，”加琳娜沉着地命令着。

“你上车去不好吗，加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万尼亚说，“水会浸到你靴子里去的。”

加琳娜微笑着。

“拿个镢子来，万尼亚。”

马达响起来了，可是一下子又变得低沉起来。轮子攪在泥巴里抛起了一团团的稀泥。

加琳娜和万尼亚溅得满身都是泥，对这马达也毫无办法，现在连车身都陷进泥塘里去了。

“好啦好啦！”杜布洛夫垂头丧气地说，一边在检查满

都是污泥的輪帶。“不过是这样，总有一天我敢断定这儿会修成柏油路的。”

“这可不是空談柏油路的时候，庫茲馬·安得烈耶維奇，”万尼亚叹了口气插嘴說。

加琳娜皺起了眉头。

“咱們必須等到地冻嗎？咱們不能浪費時間啊！”

“这才正是要談柏油路的时候呐，”杜布洛夫反駁着万尼亚剛才的話，轉身又向加琳娜說。“我們可以把冰丘上面的一层掘开，这离冻土还不到半碼。我們可以用冰磚来鋪路。”

万尼亚急忙爬进車里拿出一把鴉嘴鋤和一把鏟子。

“加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們會搞的——你拿起鏟子干嗎？”他赶忙反对說。

加琳娜跟他們俩一样，能經得起这种力气活儿。

他們把冰丘北面斜坡上已經融化的一层掘开了。他們再挖下去，一直挖到常冻地层，費了好大的劲才把那一块一块的冻土切开。他們开始把这些冻土填在被車輪压得挺深的車轍里。

三小时后，杜布洛夫爬进車去开动馬达。車身震顫着。車輪一下歪到这边，一下又歪到那边，揚起了一团团的冻泥巴。忽然，轟隆一声，馬达象是挺痛苦似的号叫起来，車輪停下来了。

杜布洛夫跳下車来。他面色蒼白。他扒开一个洞，

就把身子鑽進車底下去了

加琳娜和万尼亚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后来，他从車底下爬出来，全身都湿透了，弄得从头到脚都是泥浆。

“得，加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站起来說，“咱們算是糟透了——平衡軸坏了。現在可完了。”

加琳娜轉過身去，叫他的同伴們看不見她的脸。

她发觉已經陷进了絕望的境地。她應該向等候她发言的部下說什么呢？这都是她的錯。无綫电收发机坏了的时候，他們就應該回去。可是那又等于把勘査工作推迟了一年。她有权利冒这么一次險嗎？但究竟这算不算是太大的冒險呢？前綫的战士会把这样的旅行看做是冒險的嗎？他們一定会步行来完成这旅程的。

她敏捷地轉過身来朝着杜布洛夫。

“你想，这里离基地有多远，庫茲馬·安得烈耶維奇？”她用平靜的声調問他。

杜布洛夫沒敢正眼看他的领导的脸。

“一百二十多哩，加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一边說着一边把头低了下来。

“万尼亚，准备好干粮咱們步行。”加琳娜說得很坚决。

“步行？”万尼亚应声地問道，他吓了一跳。

他們出发了。

他們走了好半天，還能看得見那一輛汽車可怜地向一邊歪着。

万尼亚不住地往后看。加琳娜一直沒回头。她走在前面帶路，她的背包跟他們的一样沉。

垂头丧气的杜布洛夫跟在她后面。

走那段路确实够艰苦的。这块并不可靠的綠地毯，常有一段一段的通不过去。有好几次他們三个碰到了小河、沼泽和烂泥坑。

加琳娜以大胆而富有彈性的步伐向前沉着地走着。高高的个儿，穿着一身棉袄褲，看起来倒象个細高条儿的小伙子。

他們在冰丘上不很湿的地方休息了一会儿。

第二天，太阳躲在七零八落的云层后面。一場大雪把苔原变成灰白色的了。

这三个人向前走着。雪落到地上就化了，可是大片大片的雪花晃得他們眼花，而且直往他們衣領里飄落。又刮起了大风。

“一百二十多哩路，”加琳娜心里想着就有点害怕起来。“头一个二十四小时我們还没有走完十哩路呐。哼，几乎每一步都得費劲地从泥浆里拔出脚来。前面还不晓得会碰到些什么事呢？天下最难的事恐怕就是为給人做榜样而不得不控制自己的了。我有足够的能力坚持下去嗎？”

“无论如何我应该看起来脚步坚定有信心。我一定不能露出一丝疲劳的样子。”

忽然她高兴地叫了起来，转身向着她的同伴们，指着最近的那个山脊。

一只驯鹿！

那动物站在那儿好象窥伺着这几个来客似的，过了一会儿，它就疾驰向坡下去了。山脊上不住地出现更多的驯鹿，随后一个跟一个地又跑下山坡去。当它们飞跑的时候，它们的犄角就象漂浮在地面上一样。

一群驯鹿！附近一定有人。

三个人加快了脚步。驯鹿接连不断地飞跑过去。这些小兽，还不到人胸脯那么高。

加琳娜停下来，非常羡慕那飞奔着的驯鹿的自在样子。

“雪橇！”万尼亚喊了起来。

有一个用六只鹿拉着的雪橇从山梁上走下来。一个穿着鹿皮外衣的涅涅茨人用一根长竿歇着雪橇。

三个人都向他招手，涅涅茨人停下了雪橇，走下来。

“您好，”他向杜布洛夫说。“为什么要步行着去苔原呢？”

满脸的皱纹，两只眼眯成一条缝，这是友谊的微笑。

“我们的车子坏了。”杜布洛夫回答他。

“噢！噢！”涅涅茨人摇摇头。“真糟糕。到我们帐篷